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綺樓重夢
第八回 學中屬對舜華為魁 園裡吟詩優曇獨異

那寶釵原想要考考小鈺，聽見太太吩咐，便順著說道：「當年有人扶乩，把一個對兒求仙人對，那出句是『三塔寺前三座塔』，仙人對了個『五台山上五層台』，如今就把這個對兒對對。」舜華聽了就搶著道：「我對個『六橋堤畔六條橋』。」

寶釵說：「很好。並且敏捷得很。」岫煙道：「他事事要爭個先的。」優曇便說：「我也對就了，『百花洲上百叢花』。」寶釵道：「也可以。只是百花洲上未必恰恰的果是百叢花，不比那六條橋自然。」曼殊道：「五溪峒口五條溪。」寶釵道：「也還好。」彤霞說：「九江府外九支江。」妙香說：「九峰山上九層峰。」瑞香說：「九仙山上九尊仙。」寶釵道：「『尊』字勉強些。」碧簫道：「五湖堤外五重湖。」寶釵道：「『堤外』二字是湊上去的，『重』字也不很穩。」小鈺連忙替他辯道：

「有湖自然定有堤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別管人的！自己的對在那裡？」小鈺道：「就有，就有。」文鴛看見壁上掛著一張琴，便說：「七弦琴上七條弦。」寶釵尚未說話，小鈺趕著道：「我也有了，『七星劍上七顆星』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末了兒兩個對，倒也自然。只是用物件對地方，不很工些。」寶釵道：「乩仙的原只有七個字，後人添上個『西水驛西』，『北京城北』以為工極。誰知五台山在山西代州五台縣境內，並不在北京城北，倒添得訛錯了。如今我添上『橋李城邊』四個字在上頭，你們也得加上四字。」舜華便道：「金牛湖上，六橋堤畔六條橋。」

曼殊說：「我加個『沅陵境外』。」優曇說：「我加個『金閨門內』。」彤霞說：「豫章界內。」妙香加了「鬆陵江外」，瑞香加了「金崎江畔」。碧簫說：「五湖都在太湖之中，便加『姑蘇界外』罷。」寶釵搖搖頭道：「不確，五湖豈止姑蘇？寬得很呢！冤著也算加了。你們兩個對什物的怎麼樣加？」文鴛道：「我加個『怡紅院內』罷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倒也不錯，原是這屋子裡掛的呢。」李紈笑向小鈺道：「你加什麼？」小鈺道：「我因文姑娘對了琴，就想到了劍，何曾知道在那個地方？造也造不出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我替你加個『鈺兒腰裡』，就算是你掛的罷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王夫人道：「天色還早，再出個叫小鈺好生的對。」寶釵見一本《禮記》在桌上，隨手一翻，卻是《月令》，便道：「《月令》七十二候。」岫煙道：「這個倒比前的難對些，連我也一時想不上來。」舜華便道：「《詩經》三百六篇。」寶釵說：「到底要讓他是學中的魁首了。」小鈺道：「我慢慢的想，也會想到。總是舜華先搶了去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如今快想，還有呢，別再叫人搶了去。」優曇說：「韶光一百五天。」寶釵道：「也好。」碧簫說：「晨鍾一百八聲。」寶釵道：

「『晨』對『月』很好，只『鍾』字略實了些，也算好的了。」

小鈺叫道：「我也有了，『朝珠一百八顆』。」李紈道：「『珠』字同『鍾』字差不多，這會子小鈺可以免得殿榜了。」曼殊說：

「秦關一百廿重。」寶釵道：「秦得百二河山之首，倒沒有說百二重關的話。」曼殊說：「駱賓王《帝京篇》云：『秦帝重關一百二。』」妙香忙說：「有了，我對個『離宮三百六區』。」岫煙笑道：「好悟心，現現成成的就用了，上句也巧得很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改了廿字便完全，你這『六』字底下還短個『十』字呢。」李紈道：「『漢家離宮三百六』，便不添『十』字也可。

倒是那『區』字牽強些。」彤霞道：「我對個『金容一丈八身』。」

寶釵道：「『金身一丈八尺』就自然了，偏又不調平仄。如今挪了『身』字下來，添個『容』字，究竟『身容』二字有些犯復。」

岫煙看著瑞香、文鴛兩個，說：「他們好歹總都對個，怎麼你們兩個竟像要繳白卷的樣兒了！」話未說完，只見香菱走來，笑嘻嘻向岫煙道：「大喜，大喜，千喜，萬喜。二爺歸家了，請你呢。」岫煙聽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太太，我明兒告一天假，後兒早上來罷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一天太少，須得給十天假才好。」

香菱也笑道：「日裡放假，荒了館課。倒是早來晚去，告了長假罷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很是。」岫煙紅了臉說道：「太太別理他，這狹促鬼使刁話呢！」說罷，反坐下了。寶釵見他害臊，便道：「人家葬親回來，自然有話談談，到你們口裡說得不成腔了。」一面拉著手說：「我也要去見見，就同走罷。」彤霞也要去，王夫人道：「很該。你們叫他後兒早上過來，我也要問問他的話。」寶釵催著他母女同過去了。王夫人就向眾學生說：

「今兒晚了，明兒飯後，我來同你們逛了，就便考考你們的詩。」

大家都答應了。王夫人和李紈、婉淑回進上房。沒一會，寶釵同了彤霞回到園裡，便伴著他住在岫煙房裡了。

第二日早飯後，果然太太、大奶奶出來，寶釵領了眾姐妹迎上去見了，就跟隨著各處閒逛。暮春天氣，風日和暖，眾花開得也還好。閒逛了一會，回到怡紅院坐下，王夫人道：「我也不出題，也不限韻，也不拘體，各人詠一樣花兒，要有身分才好。」各人聽了便各認定了花。小鈺道：「我不跟著你們姑娘們詠這些忝桃鬱李，我只看中了山半這顆樟樹，根從山後伸來，樹身平臥在屋子裡，梢枝復又挺出閣外，蟠屈上向，直透山巔，真有蛟虯天矯之勢，做他一篇長歌，包管爭個頭名。」

王夫人說：「由你，只要做得好。」大家就伸紙磨墨寫將起來。

先是舜華交了兩張箋紙，上寫著兩首詩。王夫人道：「又是他來得快，你們兩個評評他的。」李紈同寶釵看時，一首是《詠夾竹桃》：

■ 姿勁節兩堪誇，占盡人門清與華。

之子自然能免俗，此君何可竟無花。

武陵源古森蒼玉，湘浦春深簇絳霞。

寄語王猷應命駕，相逢一笑熟胡麻。

又一首是《素心蘭》：

國香品第復誰先，露下幽芬月下妍。

冷淡心腸無俗韻，清真臭味本天然。

彈來白雪琴中調，隔斷紅塵物外緣。

猶記永和三月禊，亭前觴詠啟言詮。

李紈道：「『清華』二字分帖竹桃，又巧又確。」寶釵道：

「莫說，等各卷交齊再評論不遲。」只見曼殊也交上來，是《詠五色罌粟花》的：

叢叢高亞門芬芳，一樣丰神各樣妝。

曲徑栽成珠萬斛，暖風吹透來千囊。

石家錦障如雲燦，稀國金車滿路香。

同是春深好光景，輸他鹿韭號花王。

隨後妙香、優曇同交來了。先看那妙香的，是《詠茶毗》：

翠葉銀苞迥絕倫，沈香密友記名真。

無窮色味宜同酒，別樣風流恰殿春。

十二瑤台晴景遍，三千粉面曉妝新。

枕囊貯向深閨裡，索句應慚擬雪人。

再看優曇的是《詠牡丹》：

第一■華第一香，天然富貴冠群芳。

漢家宮裡金為屋，唐苑亭前玉作堂。

種占人間數姚魏，族居天上擬金張。

瑤台月下分明見，好譜清平入樂章。

這個看詩的空兒，眾卷交齊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倒也都還快當。」二人便捱著年齒看去，那碧簫的是《詠荷包牡丹》：

贏得佳名共洛陽，天生巧樣類荷囊。

日烘嫩蕊紅鮮燦，風動纖須綠線長。

玉案供宜蘭作佩，瓷瓶對雪別為裳。

人間莫漫誇姚魏，也擅花中第一芳。

彤霞的是《詠薔薇》：

竹架藤籬迴絕塵，長條狂蔓鬥橫陳。

盈盈■露如含笑，脈脈臨風別有神。

慚愧詩翁稱野客，分明少府當夫人。

不知何事偏多刺，惹帶鉤衣作態頻。

小鈺的是《凸碧峰古樟歌》：

雷公擊棗馮夷鼓，六丁六甲運神斧。

鑿開怪石山之幽，怒挺虬枝勢飛舞。

冰霜飽歷幾百年，上干雲霄下蟠土。

陰陰古黛凝青霞，柯葉懋根杈枒。

沐日浴月盪雨露，鱗甲齒齒驚蛟蛇。

曾聞

樟之為木至芳烈，氣能辟蠹堅耐濕。

恬淡不逐春華■，樸茂不矜歲晚節。

就中往往神鬼護，天地菁英入呼吸。

當年選勝洗林麓，直踞霄漢凌雲屋。

背臨峭壁百丈強，面俯清流一泓淥。

循株緣乾繚深垣，橫界山椒倚飛閣。

恍然如見：

北溟風靜九淵底，蜿蜒鬱律龍蟄伏。

又看瑞香的是《詠杜鵑花》：

望帝魂消出蜀都，花間血淚半模糊。

笙歌可醉紅帶否，羅綺曾燒絳蠟無。

十里春風山躑躅，一堂夜身錦點絨。

鶴林寺裡留佳種，誰遣仙人頃刻呼。

文鴛的是《紫荊花》：

開到荊花月已三，也知春事擬江南。

數枝婀娜風初，一樹參差雨乍含。

良友藉英班座坐，貧娃和蕊剪釵簪。

田家宅裡如還在，棣萼相望作美談。

看畢了，還未開口，小鈺猴急的嚷道：「自然兩首的第一，長篇的第二，餘外的我不管，憑著二位奶奶定去罷。依我看起來，文姑娘這首《紫荊花》也就巧極了。」說罷，李執道：

「你莫忙，太太說要有些身分的呢。」寶釵道：「若講身分，第一要算優曇的《牡丹》了，看他口氣闊大得很。第二就算曼殊的《罌粟》。卻也可怪，他單單讓了姐姐的牡丹為王。」小鈺道：「他沒有說牡丹哎。」寶釵說：「小鈺，你明兒別叫他姪女兒，叫他姐姐先生罷。難道你肚子裡連個鹿非鼠姑通沒知道麼？」小鈺道：「我大略一瞧，就忘懷了。何嘗不知道呢？」

李執道：「這第三名倒要算這猴急鬼了。這一起，起得突兀崢嶸，收也收得飄忽，中間也還拿些身分。」小鈺道：「舜妹妹的『占盡清華』，『品第誰先』，難道沒有身分嗎？」李執道：

「你那裡知道，總要通首的氣勢闊大才算呢。如今第四自然要算舜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碧簫的結句也還大方，可算第五。」

李執笑道：「『也擅』二字，便有些氣怯詞餒的光景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雖不很懂得，聽來瑞香的最不好。什麼花詠不得？卻寫了一個杜鵑花，說得血淚模糊，何苦來？」寶釵回道：「太太說得是極，他下半首也還唐皇。最是彤霞的《薔薇》不好，結句什麼，『惹帶鉤衣』，不像閨秀的口角。」便向著他道：「以後須得留心，總要冠冕端重才受得福澤。所以古來晴雪梅花知為名相，二宋落花分出個詞林宰相來，諸如此類甚多，倒也不在乎工拙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點頭稱是。

正在談論，只見香菱帶了女兒過來，請了安，問了好，便說：「我聞得太太考詩，特地同淡如來應試呢。」王夫人說：

「很好。他們已是完了，正在評論。你們兩個也各詠一花罷，只別犯重複了。」香菱便把各人詩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首古風不像閨女的口脛，諒來是小鈺的。我說這首《薔薇》第一好，又新又巧，只是像個取笑我和平姑娘呢。」李執說：「所以詩中不宜含諷，這叫做作者無心，觀者便有意了。」香菱又問：

「這首《茶毗》是誰的？博雅得很。把他的別名也搬出來了，把那些囊枕釀酒的故事也搬出來了，只嫌結句倒有些像柳花。」